

## 開放文學－科幻寓言－郁離子 二

**蒞蔽** 瓠里子之艾，謂其大夫曰：「日君之左服病獸，人曰得生馬之血以飲之可起也。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驂，僕難未與也。」大夫曰：「殺馬以活馬，非人情也，夫何敢？」瓠里子曰：「僕亦竊有疑焉，雖然，亦既知君之心矣，願因而有所請，僕聞有國者必以農耕而兵戰也，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？故兵不足，則農無以為衛；農不足，則兵無以為食，兵之與農猶足與手，不可以獨無也。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，農與兵有訟，則農必左，耕者困矣。是見手而不見足也。今君之圉人，見君之不可無服，而不見僕之不可無驂也。昔老陳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，於是宛邱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，僕竊為君畏之。」

### 宋王偃

宋王偃惡楚威王，好言楚之非，且日視朝必詆楚以為笑，且曰：『楚之不能若是，甚矣。吾其得楚乎？』群臣之和，如出一口。於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，必構楚短以為容。國人大夫傳以達於朝，狃而揚，遂以楚為果不如宋，而先為其言者亦惑焉。於是謀伐楚，大夫華擘諫曰：「宋之非楚敵也舊矣，猶夔牛之於鼯鼠也。使誠如王言，楚之力猶足以十宋，宋一楚十，十勝不足以直一敗，其可以國試乎？」弗聽，遂起兵敗楚師於潁上。王益逞，華擘復諫曰：「臣聞小之勝大也，幸其不吾虞也。幸不可常，勝不可恃，兵不可玩，敵不可侮。侮小人且不可，況大國乎？今楚懼矣，而王益盈。大懼小盈，禍其至矣！」王怒，華擘出奔齊。明年宋復伐楚，楚人伐敗之，遂滅宋。

### 越王

越王燕群臣，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。群臣未應，大夫子餘起而言曰：「臣嘗之東海矣，東海之若游於青渚禹疆會焉，介鱗之從者以班，見夔出，驚延頸而笑，夔曰：『爾何笑？』驚曰：『吾笑爾之蹻躍，而憂爾之陪也。』夔曰：『我之蹻躍不猶爾之跣跛乎？且我之用一，而爾用四，四猶不爾持也，而笑我乎？故跛之則羸其肝，曳之則毀其腹，終日匍匐，所行幾許，爾胡不自憂而憂我也？』今王殺大夫種，而走范蠡，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，越無人矣。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。」王默然。

### 即且

即且與蜚遇於曠，蜚蹇首而逝，即且追之，蹠旋焉繞之，蜚迷其所如，則呀以待。即且攝其首，身弧屈而矢發，入其骹，食其心，齧其腎，出其尻，蜚死不知也。他日行於燧，見蜺螭欲取之。蜺謂之曰：「是小而毒，不可觸也。」即且怒曰：「甚矣，爾之欺予也！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，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蜚，蜚噬木則木斃，齧人獸則人獸斃，其烈猶火也。而吾入其骹，食其心，殖鮮其腹腸，醉其血，而飽其腎，三日而醒融融然，夫何有於一寸之蜺螭乎？」跛其足而凌之，蜺螭舒舒焉，曲直其角，煦其沫以俟之。即且黏而顛，欲走則足與鬚盡解解，臃臃而臥，為螳所食。

### 術使

楚有養狙以為生者，楚人謂之狙公。且日必部分眾狙於庭，使老狙率以之山中，求草木之實，賦什一以自奉，或不給，則加鞭焉。群狙皆畏苦之，弗敢違也。一日有小狙謂眾狙曰：「山之果公所樹與？」曰：「否也，天生也。」曰：「非公不得而取與？」曰：「否也，皆得而取也。」曰：「然則吾何假於彼，而為之役乎？」言未既，眾狙皆悟。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，破柵毀柙。取其積，相攜而入於林中，不復歸。狙公卒餒而死。郁離子曰：「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，其如狙公乎？惟其昏而來覺也，一理有開之，其術窮矣。」

### 無畏階禍

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墮，虎見之而走，謂虎為畏己也，返而矜，有大志。明日，服狐裘而往，復與虎遇，虎立而睨之，怒其不走也，叱之，為虎所食。邾婁子泛於河，中流而溺，水渦煦而出之，得壺以濟岸，以為天佑己也。歸而不事魯，又不事齊。魯人伐而分其國，齊弗救。君子曰：「無畏者禍之本乎？惟有德可以受天祥，祥不妄集，聖人實有之，猶內省而懼，畏其不能勝也，而況敢自祥乎？非祥而以為祥，喪其心矣，其能免乎？」

### 規姬獻

郁離子謂姬獻曰：「吾嘗游汝、泗之間，見叢祠焉。其中為天仙，其左右為鬼伯。天仙之祠，香獨之外無物，而鬼伯之祠，擊鐘、烹羶、明膏火，窮晝夜。今子之庭，無雨、暘、寒、暑皆如市，鵝、羊、鴨、雞之聲啞嘍嘈，不得聞人語，吾隱子之不能為天仙而為鬼伯也。」明年而敗於匏瓜之墟，姬獻死焉。

### 豢龍

有獻鯪鯉於商陵君者，以為龍焉。商陵君大悅，問其食，曰：「螻。」商陵君使豢而擾之。或曰：「是鯪鯉也，非龍也。」商陵君怒挾之，於是左右皆懼，莫敢言非龍者，遂從而神之。商陵君觀龍，龍卷屈如丸，條而伸，左右皆佯驚，稱龍之神。商陵君又大驚，徙居之宮中，夜穴壁而逝，左右走報：「龍用壯，今果穿石去矣。」商陵君視其跡，則悼惜不已，乃養螻以伺，冀其復來也。無何，天大雨震電，真龍出焉。商陵君謂為豢龍來，矢螻以邀之。龍怒震其宮。商陵君死。君子曰：「甚矣，商陵君之愚也，非龍而以為龍，及其見真龍也，則以鯪鯉之食待之，座震以死，自取之也。」

### 蛇霧

冥谷之人畏日，恒穴土而居，陰有蛇焉，能作霧，謹事之，出入憑焉。於是其國晝夜霧。巫給之曰：「吾神已食日矣，日亡矣。」遂信以為天無日也，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塹。義和氏之子之崦嵫過焉，謂之曰：「日不亡也，今子之所翳者，霧也。霧之氣可以晦日景，而焉能亡日？日與天同其久者也，惡乎亡？吾聞之，陰不勝陽，妖不勝正，蛇，陰妖也，鬼神之所詰，雷霆之所射也，今乘天之用否而逞其奸，又因人之訛以憑其妖，妖其能久乎？夫穴子之常居也，今以訛致妖而棄其常居，蛇死霧必散，日之精其可當乎？」國人謀諸巫，巫恐泄其給，遂沮也。未期月雷殺其蛇，蛇殆而霧散，冥谷之人相向而稿。

### 采山得菌

粵人有采山而得菌，其大盈箱，其葉九成，其色如金，其光四照，以歸謂其妻子曰：「此所謂神芝者也，食之者仙。吾聞仙必有分，天不妄與也，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，吾其仙矣！」乃沐浴齋三日而烹食之，入咽而死。其子視之曰：「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，人為骸所累故不得仙。今吾父蛻其骸矣，非死也。」乃食其餘，又死。於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。郁離子曰：「今之求生而得死者，皆是之類乎。故張罔以逐禽，使無所逃而獲，非不知而不避者也。設食而機之，則其獲也，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。南方有

鳥，五采而象鳳，名曰『昭明』，其性好亂，故出則天下起兵。西方有獸，斑文而象虎，名曰『騶虞』，其性好仁，故出則天下偃兵。其不知者莫不以爲鳳與虎也。今天下之人，孰不曰予有知也，繇此觀之，遠矣！」

### 枸櫞

梁王嗜果，使使者求諸吳。吳人予之橘，王食之美。他日又求焉，予之柑，王食之尤美。則意其猶有美者，未予也，甚使者聘於吳而密訪焉。御兒之鄙人，有植枸櫞於庭者，其實大如瓜，使者見而愕之曰：「美哉！煌煌乎柑不如矣。」求之，弗予。歸言於梁王，梁王曰：「吾固知吳人之靳也。」命使者以幣請之，朝而進之，薦而後嘗之。未畢一瓣，王舌縮而不能咽，齒柔而不能咀，希鼻顛頤以讓使者。使者以誚吳人，吳人曰：「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，既皆以應王求，無以尚矣，而王之求弗置，使者又不詢而觀諸其外美，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。夫木產於土，有土斯有木，於是乎果實生焉。果之所產不唯吳，王不遍索，而獨求之吳，吾恐枸櫞之日至，而終無適合王口者也。」

### 淳於獨人趙

公儀子爲政於魏，魏人淳於獨以才智自薦。公儀子試而知其弗任也，退之。淳於獨之西河，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，趙人以為將。西河守謂公儀子曰：「是必疚趙矣，趙疚魏國之利也。」公儀子愀然不悅曰：「如大夫言，是魏國之恥也。昔者，由餘戎人也，由餘人秦，秦穆公用之，由餘賢，秦人不敢輕戎，吾懼趙人之由是輕魏也。」

### 泗濱美石

泗水之濱多美石。孟嘗君爲薛公，使使者求之以幣。泗濱之人問曰：「君用是奚爲哉？」使者對曰：「吾君封於薛，將崇宗廟之祀，制雅樂焉，微君之石，無以爲之磬。使隸人敬請於下執事，惟君圖之。」泗濱人大喜，告於其父老，齋戒肅使者，以車十乘致石於孟嘗君。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於外朝。他日下宮之烏闕，孟嘗君命以其石爲之。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：「下邑之石，天生而地成之。昔日禹平水土，命後夔取而薦之郊廟，以諧八音，眾聲依之，任土作貢，定爲方物，要之明神，不敢褻也。君命使者來求於下邑曰：『以崇宗廟之祀。』下邑之人畏君之威，不敢不供，齋戒肅使者致於君。君以置諸外朝，未有定命。不敢以請。今聞諸館人曰：『將以爲下宮之烏。』臣實不敢聞。」弗謝而走。諸侯之客聞之皆去。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。孟嘗君大恐，命駕趨謝客，親御泗濱人，迎石登諸廟，以爲磬。諸侯之客聞之皆來，秦、楚之兵亦解。君子曰：「國君之舉不可以不慎也，如是哉！孟嘗君失信於一石，天下之人疾之，而況得罪於賢士哉！雖然，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。齊國復強不亦宜乎？」

### 子餘知人

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，舟成，有賈人求掌工，子餘弗用。賈人去之吳，因王孫率以見吳王，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。他日，王孫率與之觀於江，颺作，江中之舟擾，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：「某且覆，某不覆。」無不如其言。王孫率大奇之，舉於吳王，以爲舟正。越人聞之，尤子餘。子餘曰：「吾非不知也，吾嘗與之處矣，是好誇而謂越國之人無己若者。吾聞好誇者恒是已，以來多諛；謂人莫若己者，必精於察人而暗自察也。今吳用之，償其事者必是夫矣！」越人未之信。未幾，吳伐楚，王使操餘皇，浮五湖而出三江，迫於扶胥之口，沒焉。越人乃服子餘之明，且曰：「使斯人弗試而死，則大夫受遺才之謗，雖咎繇不能直之矣。」

### 不韋不智

越人寇，不韋避兵而走剡，貧無以治舍，徘徊於天姥之下，得大木而麻焉。安一夕，將斧其根以爲薪，其妻止之曰：「吾無廬，而托是以庇身也。自吾之止於是也，驕陽赫而不吾灼，寒露零而不吾淒，飄風揚而不吾栗，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，誰之力耶？吾當保之如赤子，仰之如慈母，愛之如身體，猶懼其不蕃且殖也，而況敢毀傷之乎？吾聞之：水泉縮而潛魚驚，霜鐘鳴而巢鳥悲，畏夫川之竭、林之落也。魚鳥且然，而況於人乎？」郁離子聞之曰：哀哉是夫也！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。嗚呼，豈獨不如一婦人哉，則亦鳥魚之不若矣。

### 馮婦

東甌之人謂火爲虎，其稱火與虎無別也。其國無陶冶，而覆屋以茅，故多火災，國人咸苦之。海隅之賈人適晉，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，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，歸以語東甌君。東甌君大喜，以馬十駟、玉二轂、文錦十純，命賈人爲行人，求馮婦於晉。馮婦至，東甌君命駕，虛左，迎之於國門外，共載而入館於國中爲上客。明日，市有火，國人奔告馮婦，馮婦攘臂從國人出，求虎弗得。火迫於宮肆，國人擁馮婦以趨火，灼而死。於是賈人以妄得罪，而馮婦死弗悟。

### 燕文公求馬

燕文公之路，馬死，或告之曰：「卑耳氏之馬良，請求之。」辭曰：「野馬也，不足以充君駟。」公命人強之，逃。蘇代之徒，欲以其馬售公，弗取。巫閭大夫言曰：「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，何必近舍其所欲售，而無取其不欲售者乎？」公曰：「吾惡夫自炫者。」對曰：「昔中行伯求婦於齊，高、鮑氏皆許之，謀諸叔向，叔向曰：『娶婦所以承宗祧奉祭祀，不可苟也，惟其賢而已。』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。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，許由逃，堯弗強也，而卒得舜；寧戚飯牛以自售於齊桓公，桓公用之，而卒得管仲。使堯不聽許由，何以得舜？桓公不用寧子，何以得管仲？君何固焉！」

### 士蒞諫用虞臣

晉獻公滅虞，置其俘於下陽，使士蒞監焉。其大夫多逃，士蒞弗禁，公聞之怒，召士蒞讓之。士蒞對曰：「君以是爲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？夫彼虞公之臣也，皆嘗任虞公之事矣，食虞公之祿，而立虞公之朝，聞虞公之政，虞亡不能救，虞公執而身隨之，君將焉用是爲哉？」公曰：「吾懼其適鄰國也。」士蒞笑曰：「若是，則臣滋惑矣。」公曰：「何哉？」士蒞曰：「往歲，臣之里有厲，卜之曰：『叢爲祟。』於是集里之老幼，召巫覡，具舟車，奉牲幣，羞桃茆，男女以班，舉叢而置諸衢。東里之人，利其器物而收之，因得厲焉，死者且過半，故廢社之土不可以涂宮室，棄出之婦不可以主中饋，鬼神之所遺也。今虞之賢臣，曰宮之奇，百里奚而已矣。宮之奇先虞公之亡，而以其族去，百里奚與俘。則君既入之秦矣，其他奚取焉？而必欲置之，曰無使適鄰國。君實欲善鄰，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。今君坐不安，食不甘，繕甲兵以睨四封，無歲不征，豈有他哉，求吾欲也。敵讎未生，無所用謀，如其弗欲，猶將納之，矧自往焉。如其用諸，適吾願也，君何怒爲？」公曰：「善。」

### 養鳥獸

郁離子曰：「鳥獸之與人非類也，人能攏而馴之，人亦何所不可分哉！鳥獸以山藪爲家，而關養於樊籠之中，非其情也，而卒能馴之者，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。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，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，處之以其性之所要，而加矯迫焉，則有死耳，烏乎其能馴之也？人與爲同類，其情爲易通，非若鳥獸之無知也。而欲奪其所好，遺之以其所不好；絕其所欲，強之以其

所不欲，迫之而使從。其果心悅而誠服耶？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？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，乃欲使之治吾國徇吾事，則堯、舜亦不能矣。」

### 蛭蝨驅虛

孫子自梁之齊，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。飲食必親啟，寢興必親問，孫子所喜，田忌亦喜之，孫子所不欲，田忌亦不欲也。鄒爽謂孫子曰：「子知蛭蝨驅虛之與蟹乎？蛭蝨驅虛負蟹以走，為其能齧甘草以食己也，非憂其將為人獲而負之也。今子為蟹而田子蛭蝨驅虛也，子其識之。」孫子曰：「諾。」

### 致人之道

或問致人之道，郁離子曰：「道致賢，食致民，淵致魚，藪致獸，林致鳥，臭致蠅，利致賈。故善致物者，各以其所好致之，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。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，而患其有所不安，能致而不能安，不如不致之無傷也。粵人有學致鬼者，三年得其術。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，鬼至而多，無以食，則相帥以為妖，聲聞於外。一夕，其人死而爇其室，鄰里莫不笑之。」

### 韓垣干齊王

韓垣之齊，以策干齊王，王不用，韓垣怒出誹言，王聞而拘諸司寇，將殺之。田無吾見，王以語之。田無吾曰：「臣聞嫩萌學擾象而工。北之義渠，以擾象之術干義渠君，義渠君不答，退而誹諸館。館人曰：『非吾君之不聽子也，顧無所得象也。』嫩萌極而歸，醫胡之魏，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，謂之曰：『太子病矣，不疾治且不可救。』太子怒，以為謗己也，使人刺醫胡。醫胡死，魏太子亦病以死。夫以策干人，不合而怨者非也。人有言不察，恚而讎之亦非也。臣聞之：『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，雷霆不與蛙蚓鬥其聲。』硜硜之夫，何足殺哉？」王乃釋韓垣。

### 噬狗

楚王問於陳軫曰：「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，而四方之賢者不貳寡人，何也？」陳子曰：「臣少嘗游燕，假館於燕市，左右皆列肆，惟東家甲焉。帳臥起居，飲食器用，無不備有，而客之之者，日不過一、二，或終日無一焉。問其故，則家有猛狗，聞人聲而出噬，非有左右之先容，則莫敢躡其庭。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？此士所以艱其來也。」

### 卻惡奔秦

秦楚交惡，楚左尹卻惡奔秦，極言楚國之非，秦王喜，欲以為五大夫，陳軫曰：「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，日與其後夫言前夫之非，意甚相得也。一日，又失愛於其後夫，而嫁於郭南之寓人，又言其後夫如昔者。其人為其後夫言之，後夫笑曰：『是所以語子者，猶前日之話我也。』今左尹自楚來，而極言楚國之非，若他日又得罪於王而之他國，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。」秦王繇是不用卻惡。

### 烏蜂

杞離謂熊螿父曰：「子亦知有烏蜂乎？黃蜂殫其力以為蜜，烏蜂不能為蜜而惟食蜜。故將墮戶，其王使視蓄而計課，必盡逐其烏蜂，其不去者眾嚼而殺之。今居於朝者，無小大無不抵手瘡足以任王事，皆有益於楚國者也。而子獨邀以食，先星而臥，見日而未起，是無益於楚國者也。且夕且計課，吾憂子之為烏蜂也。」熊螿父曰：「子不觀夫人之面乎？目與鼻、口皆日用之急，獨眉無所事，若可去也。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，其可觀乎？以楚國之大，而不能容一邀以食之士，吾恐其為無眉之人，以貽觀者笑也。」楚王聞之，益厚待熊螿父。

### 議使中行說

漢八年，高皇帝崩，呂太後臨朝聽政。大臣患匈奴之強，將與為和親，議使者。太後惡宦者中行說，欲去之，故使往焉。欒布諫曰：「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，不過以匈奴驕恣，必不能善待漢使，或留之則非我所惜，從而棄之耳。臣獨以為不便。夫使所以達主命，釋仇講好，決疑解紛，卑不可以屈國體，高不可以激敵志，察變應機，以制事權。國之榮辱，己之休戚，非素所愛信，而知其忠且亮者，不可遣也。今中行說刑臣也，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，臣懼其泄國情，而開敵讎也。」弗聽。欒布退謂辟陽侯曰：「子不力諫，北邊自此弗寧矣。昔鄭伯惡其大夫高克，弗能去，而使帥師以御狄，次於河上，久而不召，眾潰，高克奔陳。《春秋》書曰：『鄭棄其師。』病鄭伯也。今使說也如匈奴，無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？昔晉之敗於郟也，先穀實往楚師，楚之敗於鄆也，苗賁實往晉。此古人之債車轍也，上必悔之。」

### 論相

楚王患其令尹為呂臣之不能，欲去之，訪於宜申。宜申曰：「未可。」王曰：「何故？」宜申曰：「令尹楚相也，國之大事，莫大乎置相，弗可輕也。今王欲去其相，必先擇夫問之者，有乃可耳！」王蹙然曰：「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，不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，鬼神亦實知之，大夫獨以為未可，寡人惑焉。」宜申曰：「不然。臣之里有巨室，梁蠹且壓，將易之，召匠爾，匠爾曰：『梁實蠹，不可以不易，然必先得材焉，不則來可也。』其人不能堪，乃召他匠，束群小木以易之。其年冬十有一月，大雨雪，梁折而屋圯。今令尹雖不能，而承其祖父之餘，國人與之素矣。而楚國之新臣弱，未有問者，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。」

### 捕鼠

趙人患鼠，乞貓於中山，中山人予之。貓善捕鼠及雞，月餘，鼠盡而其雞亦盡，其子患之，告其父曰：「盍去諸？」其父曰：「是非若所知也，吾之患在鼠，不在乎無雞。夫有鼠則竊吾食，毀吾衣，穿吾垣墉，壞傷吾器用，吾將饑寒焉。不病於無雞乎？無雞者弗食雞則已耳，去饑寒猶遠，若之何而去夫貓也？」

### 使貪

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，曰：「吳起貪不可用也。」武侯疏吳起。公子成人見曰：「君奚為疏吳起也？」武侯曰：「人言起貪，寡人是以不樂焉。」公子成曰：「君過矣，夫起之能，天下之士莫先焉；惟其貪也，是以來事君，不然君豈能臣之哉？且君自以為與殷湯、周武王孰賢？務光、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，湯不能臣務光，武王不能臣伯夷，今有不貪如二人者，其肯為君臣乎？今君之國，東距齊，南距楚，北距韓、趙，西有虎狼之秦，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，而彼五國頓兵坐視，不敢窺魏者何哉？以魏國有吳起以為將也。周《詩》有之曰：『起起武夫，公侯干城。』吳起是也。君若念社稷，惟起所願好而予之，使起足其俗而無他求，坐威魏國之師，所失甚小，所得甚大。乃欲使之飯糲茹蔬被短褐步走以供使令，起必去之。起去，而天下之如起者，卻行不入大梁，君之國空了。臣竊為君憂之。」武侯曰：「善。」復進吳起。

## 去蠹

郁離子疾，病氣菀痰結，將殺之，或曰：「痰，榮也，是養人者也。人無榮則中乾，中乾則死，弗可殺也。」郁離子曰：「吁，吾子過哉！吾聞夫養人者津也，醫家者所謂榮也，今而化為痰，是榮賊也，則非養人者也。夫天之生人，參地而為三，為其能贊化育也，一朝而化為賊，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？是故俞跗、扁鵲之為醫也，浣胃滌腸，絕去病根，而疔死者生。舜、禹、成湯、周文王之為君也，誅四凶，戮防風，剿昆吾，放夏桀，戡黎，伐崇，而天下之亂載寧。其將容諸乎？容之無益，以戕人也。故蟲果生也，蟲成而果潰，自我而離焉。非我已，其能養我乎？弗去，是殖賊以待戕也。從子之教，吾其不遠潰矣。」

## 蜈蟻

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，使人謂其守曰：「若能以城降，吾當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。」守者對曰：「昔者中牟之郭圮，有蜈蟻墮於河，沫擁之以旋，其翅拍拍，殼見而憐之，游而負之及陸，謂殼曰：『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。』殼振羽大笑曰：『若冬春之不知也，而能百年無忘我乎？』今晉國惟無人而壅，女以天盈，盈而恃之，是壅禍也。壅禍恃盈以蠶尾於人，天實厭之。晉陽朝亡，女必夕死，死，予不寒猶及見之，其何有於子及孫？」是夕，智伯為韓魏所殺。

## 德量

郁離子曰：「人之度量相越也，其猶江海之於濺泉乎？濺泉之微，積而至於海，無以尚之矣，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，唯其不自知其大也，故其納不已，而天下之大莫加焉。聖人之為德，亦若是而已。是故汧泉納濺泉，池納汧泉，溝納池，澮納溝，溪納澮，川納溪，澤納川，江河納澤，而歸諸海。故天子，海也；公、侯、卿、大夫，江河也，川澤也；庶官，溪澮之類，而萬民皆濺泉也。濺泉之於海，其相去也不亦大賒絕乎？而其勢必趨焉，其志之感，情之遠，如氣至而蟲鳴也，如雨來而礎潤也。君人者惟德與量俱，而後天下莫不歸焉。德以收之，量以容之，德不廣不能使人來，量不宏不能使人安。故量小而思納大者，禍也。洧谷之蠅不可以陵洪濤，蒿樊之駕不可以御飄風。大不如海而欲以納江河，難哉！」

## 鬻髮失笑

介葛盧鬻髮，白狄鬻髮，皆朝於魯，遇於沈猶氏之衢，相睨而失笑。從者歸而語諸館，交訾焉。魯人使執渠略與蛄蟻以示之，弗喻。公山弗狃欲伐季氏，問於冉有，冉有曰：「盍召仲尼？」公山弗狃使召仲尼。或謂其人曰：「子之從夫子也，祭衣而鬻食，今將恒其故而豐其新矣，而召仲尼焉，至必授之政，將繩子以繩，子其悔哉！」乃陰囑使者易其禮，仲尼不至。將起師，冉有曰：「盍聞諸公乎？」弗聽。遂以費人攻季氏問昭公焉。師入，驚公宮，季桓子挾公以登臺，使行人辭諸費人曰：「先君之事，先大夫有之，雖然盟主實有命，今斯之事君惟謹。君惠優渥，蔑有二命，二三子不念魯國，不謀於君，而佛臨以兵，其若君與社稷何？且吾聞之：鳶不嚇鳥，袒裼不責夷踞。惟二三子圖之。」費人曳戈而走，公山弗狃出奔齊。君子曰：「公山之伐季氏也，其猶介葛盧之咻狄乎？雖欲召仲尼，卒蒙於其人而弗果，其無成也宜哉。」

## 淳於髡論燕畔

齊人伐燕，取其財而俘其民，王朝而受俘，喜見於色，謂其大夫曰：「寡人之伐燕，不戮一人焉，雖湯、武亦若是而已矣。」大夫皆頓首賀。已而，燕人畔，王怒曰：「吾之於燕民盡心焉，一朝而畔，寡人德不足為與？」淳於髡仰天大笑，王怪而問之，對曰：「臣鄰之富叟疾，使巫禱於神，神告之曰：『若能活物萬，吾當為若請於帝，去爾疾，錫爾壽。』富叟曰『諾。』乃使人搜於山，羅於林，罾於澤，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，言於神而放之。罔罟所及，鑿翅而滅足者，嘈嘈聒聒，蔽野擗谷，明日而富叟死，其子往泣於巫曰：『神亦有迂乎？』問之，以實對，巫笑曰：『有是哉？是女實自迂，非神迂女也。』今燕之君君臣相為不道，而民無故也。君伐而取其財，遷其居，冤號之聲旬殷天地，鬼神無所依歸，帝怒不可解矣，而曰不戮一人焉？夫人饑則死，凍則死，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。周詩曰：樹怨以為德，君實有焉，而以尤燕民，非臣之所知也。」

## 造物無心

郁離子曰：「嗚呼，天下之亂也，天亦無如之何矣！夫天下之物，動者、植者、足者、翼者、毛者、倮者，戢戢如也，沸如也，萃如也，森如也，出出而不窮，連連而不絕，莫非天之生也，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。盡其力以生之，又盡其力以籠殲之，不亦勞且病哉？其生也非一朝，而其殲也在頃刻，天若能如之何而為之，則亦不誠甚矣！」

## 秦醫

楚令尹病，內結區霽，得秦醫而愈，乃言於王，令國人有疾不得之他醫。無何，楚大疫，凡疾之之秦醫者，皆死，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。令尹怒，將執之。子良曰：「不可。夫人之病而服藥也，為其能救己也。是故辛螫澀苦之劑，碱砒熨灼之毒，莫不忍而受之，為其苦短而樂長也。今秦醫之為方也，不師古人而以臆，謂岐伯、俞跗為不足發，謂《素問》、《難經》為不足究也。故其所用，無非搜泄酷毒之物，鉤吻戟喉之草，葷心暈腦，入口如鋒，胸腸刮割，彌日達夕，肝膽決裂，故病去而身從之，不如死之速也。吾聞之：擇禍莫若輕，人之情也。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，而圖利其所愛，其若天道何？吾得死於楚國，幸也。」

## 大人不為不情

郁離子曰：「膏粱可以易豆羹，狐貉可以奪緼絮，民情之常也。是故膏粱不足，豆羹可也；狐貉不足，緼絮可也。野鳥係於籠中而馴者食也。籠中之不如山藪，入其籠者知之。有童子側木槩而設食以誘鼠，多獲鼠。一夕，逸其一，遂不復獲鼠。今使持樹葉之衣，麥麩之餅，而招於市曰：『舍爾室，捐而服，而來與我共此。』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。是故不情之事，大人不為之。」

## 荀卿論三祥

楚王好祥，有獻白鳥、白鸚鵡、木連理者，群臣皆賀，荀卿不來。王召而謂之曰：「寡人不佞，幸賴先君之遺德，群臣輯睦，四鄙無事，鬼神鑿格而降之祥，大夫獨不喜焉，願聞其故。」荀卿對曰：「臣少嘗受教於師矣。王之所謂祥者，非臣之所謂祥也。臣聞王者之祥有三，聖人為上，豐年次之，鳳凰、麒麟為下。而可以為祥可以為妖者，不與焉。故凡物之殊形詭色，而無益於民用者，皆可以謂之祥，可以謂之妖者也。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，見一物之非常，必省其政。以為祥與，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？若果有之，則益勉其未至；無則反躬自勵，畏其僭也，畏其易福而為禍也。以為妖與，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，若果有之，不待旦而改之；無則夙夜祗惕，檢視聽之所不及，畏其蔽也，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。夫如是，故祥不空來，而妖虛其應，今三閭大夫放列於湘、鄢、郢、夷陵皆舉於秦，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，老弱饋餉，水旱相仍，饑饉無蓄，雖有鳳凰、麒麟日集於郊，無補楚國之罅漏，而況於易色之鳥，亂常之木乎？王如不省，楚國危矣。」王不悟，荀卿乃退於蘭陵，楚遂不振以亡。

## 齊伐燕

齊伐燕，用田子之謀，通往來，禁侵掠，釋其俘而弔其民，燕人皆爭歸之矣。燕王患之，蘇厲曰：「齊王非能行仁義者，必有

人教之也。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，不能安受教；其將士又皆貪，不能長受禁。請以計中之。」乃陰使人道齊師，要降者於途，掠其婦人而奪其財，於是降者皆畏，弗敢進。乃使間招亡民，亡民首鼠，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，則因民之道鼠，而言於王曰：「燕人叛。」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。果大信之，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。田子諫，不聽，將士因而縱掠，燕人遂不復思降齊。

### 任己者術窮

郁離子曰：「善疑人者，人亦疑之；善防人者，人亦防之。善疑人者，必不足於信；善防人者，必不足於智。知人之疑己而弗舍者，必其有所存也；知人之防己而不避者，必其有所倚也。夫天下之人，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？智不足以知賢否，信不是以弭欺詐，然後睚眦焉，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，於是不任人而專任己。於是謀者隱，識者避，哲者愚，巧者拙，廉者匿，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。圓曲頑鄙之士盈於前，而疑與防愈急，至於術窮而身償，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，不亦痛哉！」

### 論史

郁離子曰：「嗚呼，吾今而後知以訐為直者之為天下後世害不少也。夫天之生人，不恒得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王以為之君，然後及其次焉，豈得已哉？如漢之高祖，唐之太宗，所謂問世之英，不易得也，皆傳數百年，天下之生賴之以安，民物蕃昌，蠻夷向風，文物典章可觀，其功不細。乃必搜其失，而斥之以自誇大，使後世之人舉以為詞曰：『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，一九有則不師其長，而效其短，是豈非以訐為直者之流害哉？』或曰：『史直筆也，有其事則直書之，天下之公也，夫奚訐？』郁離子曰：『是儒生之常言，而非孔子之訓也。孔子作春秋，為賢者諱，故齊桓、晉文皆錄其功，非私之也，以其功足以使人慕。錄其功而不揚其罪，慮人之疑之，立教之道也。故詩、書皆孔子所刪，其於商、周之盛王，存其頌美而已矣。』

### 天地之盜

郁離子曰：「人，天地之盜也。天地善生，盜之者無禁，惟聖人為能知盜，執其權，用其力，攘其功，而歸諸己。非徒發其藏，取其物而已也。庶人不知焉，不能執其權，用其力；而遏其機，逆其氣，暴夭其生息，使天地無所施其功。則其出也匱，而盜斯窮矣。故上古之善盜者，莫伏羲、神農氏若也，惇其典，庸其禮，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，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，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為吾用。春而種，秋而收，逐其時而利其生；高而宮，卑而池，水而舟，風而帆，曲取之無遺焉。而天地之生愈滋，庶民之用愈足。故曰惟聖人為能知盜，執其權，用其力，非徒取其物，發其藏而已也。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，非聖人之善盜，而各以其所欲取之，則物盡而藏竭，天地亦無如之何矣。是故天地之盜息，而人之盜起，不極不止也。然則何以制之？曰遏其人盜，而通其為天地之盜，斯可矣。」

### 治圃

公儀子謂魯穆公曰：「君知圃人之為圃乎？沃其壤，平其畦，通其風日，疏其水潦，而施藝植焉。窾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，時而樹之，無有違也。蔬成而後擷之，相其豐瘠，取其多而培其寡，不傷其根，擷已而溉，蔬忘其擷，於是庖日充，而圃不匱。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，知取而不知培之，其生幾何，而人於官者倍焉。君之圃匱也已，臣竊為君憂之。」

### 半叔課最

楚使半叔為尹，課上最，楚王大悅，詭諸朝。孫叔敖仰天大笑，三噓而三頓。楚王不憚曰：「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？盍教之，而廷恥寡人，竊為令尹不取也。」孫叔敖對曰：「臣之里人有洿池以為利者，吳行人過楚，見其魚鱉之芻也，謂之曰：『我善漁。』臣之里人喜，為之具罔罟、舟楫，資其行，則趨而之其池，曰：『我於是乎漁。』臣之里人蹙然曰：『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，若是，則吾固有之矣，而焉用子為哉？』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，半叔之尹申也，不聞有令政以來鄰國之民，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，是剝王之股以啖王也。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，不惟是夫也。今王朝群臣而誨之，群臣不佞，繇是而度王心，則相率而慕效之，以為敵國驅，是社稷之憂也。」楚王曰：「善哉。」乃黜半叔，下令國中曰：「下邑之大夫，有效半叔剝吾民以最課者，服上刑。」楚人大悅，三年而伯諸侯。

### 道術

艾大夫曰：「民不可使佚也，民佚則不可使也。故恒有事以勤之，則易治矣。」郁離子曰：「是術也，非先王之道也。先王之使民也，義而公，時而度，同其欲，不隱其情，故民之從之也，如手足之從心，而奚待於術乎？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，知免而不知競，而子之所用者無非培克之吏，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。子以為人不知之，而不知人皆知之也。故子以是施諸民，民亦以是應諸子，上下之情交隱矣。子徒見其貌之合，而不知其中之離也；見其外，而不察其心者也。故自喜以是為得計，而不思惡勞欲逸，人志所同。是故先王之養民也，聚其所欲，而勿施其所惡。今子反之，庸非罔乎？上罔下則不親；下罔上則不孫，不孫不親，亂之蘊也。《詩》：『彼其之子，邦之司直。』子為司直，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，僕實不敢與聞。」大夫雖慚，弗能改也。

### 畏懷

郁離子謂艾大夫曰：「子以為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，其最威也乎？懷德也乎？」大夫曰：「亦畏威而已矣。」郁離子曰：「吾始以為夫子莫之知也，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。夫子以鈞距民隱，羅其財以供公，非得已也。夫子之心人知之也，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為心者也，是以民免而勿子懷也。《詩》云：『小東大東，杼軸其空。』又曰：『東人之子，職勞不來；西人之子，粲粲衣服；舟人之子，熊羆是裘；私人之子，百僚是試。』今茲備矣，而民不敵，是怨不在口而在腹地。《詩》云：『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』若藥之在炮未有火以發之也。夫子而今知之矣，能無虞乎？」

### 種樹喻

韓非子為政於韓且十年，韓貴人死於法者無完家，於是韓多曠官。王謂公叔曰：「寡人欲用人，而韓之群臣舉無足官者，若之何哉？」公叔對曰：「王知夫種樹乎？臣家國東郊，世業種樹，樹之材者，松、栢、栝、柏可以為棟樑，種之必三、五十年而後成。其下者為檉、柳、樸、楸，種之則生，不過為薪。故以日計之，則棟樑之利緩而薪之利速；以歲計之，則薪之利一而棟樑之利百。臣俱種之，世享其利，是以富甲於韓國。臣鄰之寡叟，急慕而思效之，植松、栝不能三年，不待其成而輒伐之，以為常，僅足其朝夕食，無餘也。今君之用人也，不待其老成，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，棟樑之材竭矣。一朝而屋壞，臣恐東薪不足以支之也。」

### 智力

郁離子曰：「虎之力，於人不啻倍也。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，又倍其力焉，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。然虎之食人不恒見，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，何哉？虎用力，人用智，虎自用其爪牙，而人用物。故力之用一，而智之用百。爪牙之用各一，而物之用百，以一敵百，雖猛不必勝。故人之為虎食者，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。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，與自用而不用人者，皆虎之類也，其

為人獲而寢處其皮也，何足怪哉？」

### 省敵

郁離子曰：「善戰者省敵，不善戰者益敵。省敵者昌，益敵者亡。夫欲取人之國，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，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。湯、武之所以無敵者，以我之敵敵敵也。惟天下至仁為能以我之敵敵敵，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。」

### 聚天下者猶的

郁離子曰：「水赴壑，鳥赴林，蠅赴臭，不驅而自至者也，而奚以召之哉？利者，眾之所逐；名者，眾之所爭；而德者，眾之所歸也。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。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。夫的也者，眾矢之所射，眾志之所集也。堯、舜以仁義為的，而天下之善聚焉。收天下之所爭逐者，為之均之，不使其爭逐也；及其至也，九州來同，四夷鄉風，穆穆雍雍，以入於其的之中。桀紂以淫欲為的，而天下之不善聚焉。收天下之所爭逐者，私諸其人；及其窮也，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，的其躬而射之。是故不能仁義而為天下的者，禍也。故秦之未帝也，天下莫強焉，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，不過再世，匹夫呼而與之爭，天下並起和之，莫不以秦為辭者，的所在也。陳涉先起而先亡，以其先自主以為秦兵之的也。故曰不為事先動而輒隨者，不為的而已矣。昔者秦攻韓上黨，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於趙，趙人受之，是以有長平之敗，趙國幾亡。夫秦之所欲取者，上黨也，兵之所加不選其埋與趙也，惟上黨之所在耳。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？之推之所在也。是故辭禍有道。辭其的而已矣。」